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十三

明 胡廣等 撰

僖公中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

而幸焉
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范氏曰齊桓糾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為予桓公獨公羊以為惡桓公之彊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拔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穀梁傳善救許也杜氏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自召音邵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荀子注若擊枯葉之易也圍而不舉有遺去聲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

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汪氏曰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譏其憤兵之無已而非有東征西怨之望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汪氏曰此與致伐楚同孫氏曰出踰三時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鄭之圍釋鄭而救許所謂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

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翼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討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廬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為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書次為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蓋救兵不以生事為貶不以專事為疑也○劉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無擇於國與邑也趙氏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

云微子啟如是又何疑乎劉氏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后同

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郳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將去聲卑師少稱人汪氏曰自齊師城譚以後非君將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稱師

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盟棄信南與楚合而未離也

故桓公復扶又反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如字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劣偽反上也范氏曰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汪氏曰累事相緣及也言責及其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興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讒而傾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於鹽反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劉氏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

侯雖不當誅其貪侈專欲亦有以取之廬陵李氏曰
左氏載陳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牢美乃譖
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
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
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
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
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某又音無穀作寧母音同

左傳秋盟於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

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无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孔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穀梁傳衣裳之會也杜氏曰甯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

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覲之則與邢丘相類葢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以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獻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臨川吳氏曰疑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伯乞盟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却子華内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蜀杜氏曰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以著齊桓之德漸見衰矣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甯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於齊始此

冬葬曹昭公

附錄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二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左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杜氏曰洮曹地夾際鄭氏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東入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

者直書曰來隱公元年祭伯來以私好去聲出聘者不稱其使莊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計者止録其名文公三年王子虎卒定公四年劉卷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内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孫氏曰王人微者也序于諸侯之上者春秋尊王故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也張氏曰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葢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巳崩然天王之崩

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為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為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孫氏曰鄭世子華雖沒盟甯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于此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

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高氏曰楚為中國患鄭先受患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懾服則楚之不復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畧為背齊而附楚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絶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汪氏曰春秋書王人者三盟洮書王人常例也救衛書王人子突襃之也盟翟泉書王人貶之也于洮諸侯皆書爵而翟泉諸國之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為貶可知矣春秋凡伯者主會必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王世子而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葵丘翟泉柯陵雞澤平丘書法皆同然葵丘不盟宰周公而翟泉以後

皆不以王事而盟王室之卿王則晉伯非桓比矣鄭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覩至於會也不言如會則鄭伯得與於盟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以見鄭伯在會而卑屈以請與于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遂僑如會屈完如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矣然襄三年晉士匄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以見其輕於逃義故不憚屈已以請服也廬陵李氏曰經書王臣與盟者于洮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王子虎也女栗蘇子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皆卿士也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黑壤王叔桓公黃池單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歃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雞澤單子杜

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以胡氏雞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貶　啖氏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𤰞之辭耳言酌與之迂辭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酌之廬陵李氏曰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為桓公德衰甯母之會嘗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是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

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晋報采桑之役也後期月襄陵許氏曰晋時强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臨川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不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晋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之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致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

之以為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禮記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又見明堂位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汪氏曰其指先王言履先王之位則可行先王之禮而奏先王之樂也故雝禘太音泰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朱子曰言諸侯助祭而天子有

穆穆之容也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扶問反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獨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

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汪氏曰文定說微與朱子不同然夫子言不欲觀則譏僭禮之意在其中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趙氏曰譏禘又譏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范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私

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書姓氏其貶深矣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皆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含賵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家氏曰夫

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薨葬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釁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于以見魯哀之甚而舊典猶存也　趙氏曰左氏云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公羊云譏以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之先至者按若娶于齊則不當媵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無人受脅而立齊媵劉氏曰穀梁云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

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為見其妾也葢有深義非穀梁所能見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于此四者惟不薨于寢爾苟謂四者不備不致于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尊妾母成之為夫人自此年禘于太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廟見何以不稱姜氏哉廬陵李氏曰夫人之説左氏以為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既稱夫人以薨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于姑而弗致乎公羊以為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至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夫僖公作頌賢君縱為齊所脅豈得以媵為夫人乎趙子以為致聲姜則姜聲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為成風者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 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附録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庚午 襄王元年 九年 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一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𣪍作三月御魚呂反公𣪍作禦說音悅

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胡氏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公羊曰不書葬爲襄公諱諱不葬者魯不會耳爲襄公諱有何義乎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杜氏曰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范氏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

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去聲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汪氏曰謂進而為三公宰輔退而為方伯諸侯入乎朝廷之内出乎畿甸之外覲覜雖不同均為勤勞王室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曰桓嘗殊會王世子而不殊會三公春秋是以予桓也汪氏曰尊無二上三公雖貴亦人臣也王世子天王之貳非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例宰周公雖兼公相之職僅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

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伯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為盛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春秋書冢宰者四咺賵寵妾糾聘大惡皆貶而名之閱聘僖公雖無貶辭然以冢宰兼三公而修聘事於諸侯則亦過矣惟宰孔出會諸侯奬霸王陳五禁使諸侯既知尊王室而且知畏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而不敢與之盟後此王子虎盟諸侯大夫於王都之側貶而人之尹武公單襄公之盟狗陵單頃公之盟雞澤劉獻公之盟平丘皆有愧於宰孔矣然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于京師反徵冢宰于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揜過歟抑會葬既畢而修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歟廬陵李氏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又曰桓公翼戴襄王

之事始于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氏曰不以殤禮降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卽貴之漸啖氏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蜀杜氏曰嫁爲夫人則繫國汪氏曰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爲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葢諸侯絶期苟嫁爲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爲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程子曰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平聲辭之複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葢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

朱子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

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

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懐諸侯之意畧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終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且明周公之不盟也汪氏曰桓公以五命之詞約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下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榖梁以為美之公羊以為危之襃貶不同愚竊以為是盟乃桓德盛衰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猷捷治戎存邢衛却狄盟召陵怙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

奈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聲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黄不恤謀鄫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葢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於葵丘之盟書曰者美其盛而憂其衰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唯六國會鹹葵丘皆七國會淮八國並書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廬陵李氏曰葵丘書日穀梁以為美之何休曰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為信此復以日為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衣裳之盟矣此説固然但既以為桓德極盛而將衰則以書日為謹之為危之亦何不可而强欲反前例耶葢再言葵丘以著其美而特書日以謹其怠此正聖人

之微意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弒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之君號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范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楊士勛曰蓋不子者謂不以為君則是不子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並去聲靡不

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汪氏曰衛宣殺伋壽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伋壽之亡漢武竒愛少子因巫蠱事殺戾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訟其冤隋文以讒譖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閔默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弗敢言此皆人心天地之本然知嫡庶長幼之分不可紊也觀獻公訟其子於荀息自知廢正恐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亦自知之矣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事見史記注在隱公元年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彛好去聲是懿德朱子曰天生衆民有物必有法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是也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前漢書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及惠帝即位呂氏因戚夫人使人持鴆飲之斷其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為嗣獨君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廬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

知晉人之不君奚齊也蜀杜氏曰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為君春秋不成之為君也孫氏曰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奚齊惡之也陳氏曰遇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絀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殺嫡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高氏曰國人不君之而書曰君之子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

附録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

公子誰侍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辛未 襄王二年 **十年** 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

雖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令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啖氏曰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如趙氏曰周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臨川吳氏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昭繼齊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齊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繼晉也晉衰不能與伉而魯朝之辱莫甚焉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為朝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如齊二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春狄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杜氏曰蓋近周之狄滅而居其土地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温故曰温子張氏曰温周畿内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内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臨川吳氏曰狄于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内之温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蜀杜氏曰弦江黄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温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公作卓子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

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乃旦反下同里克使優施飲於鴆反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

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音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茅堂胡氏曰此董子所謂其實為善而不知義故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也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

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敝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烏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乃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

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弒君之罪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簒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踰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

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恭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

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乃旦反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問聖人取其受獻公之託能不失信宋襄受齊桓之屬穀梁以戰甗為惡宋何哉茅堂胡氏曰荀息受命傅幼子卓見弑而死難是不食其言猶足取爾無虧居長又立乎其位宋襄奉少奪長以從齊桓不正之屬所以深惡之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汪氏曰謂荀息為獻公傅其庶孽使殺正嫡不能諫正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

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爱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氏曰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家氏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托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

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也汪氏曰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强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捍勍敵者固有間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為此善於彼也五季馮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託孤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人乎故朱子曰荀息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温召陵之後楚

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强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畧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汪氏曰杜氏注北戎為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氏族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于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

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
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
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
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
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
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
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
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
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
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
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
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
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
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

不在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己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之詞蜀杜氏曰明惠公

不以弒君之罪罪之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于偽反下同弒者為重平聲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左傳語則克必再拜

而死不復扶又反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

茅堂胡氏曰里克前諫獻公謂冢嗣不可使將君子稱其善乎父子之間後殺奚齊協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使申生之難致晉國大亂者五世繼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弒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之迹至難明也凡弒君者皆賊也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有弒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夫又不與州吁無知為比乎此里克之事至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秋毫里克弒二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詞伐罪以討里克弒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必書曰晉人殺里克今惠公上不顧兄下不恤弟外賂秦伯內賂里丕將以求入則里克之弒惠公心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

已乃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歉而懷愧克之受討勢屈而心不服穀梁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削其大夫哉衛侯衎許政由甯氏喜遂弑剽衛侯得入惡喜之專遂殺之夷吾衎之賂里甯以圖復國其事正同克喜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

朱子語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張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詞書之也陳氏曰討賊不言大夫其曰大夫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之督相宋莊翬相魯桓前乎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弑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若里克甯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雖然有

荀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汪氏曰丕鄭非弑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竊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為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問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丕鄭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惑二者孰正潛室陳氏曰效荀息不得猶刻鵠不成尚類鶩效里克不得則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啖氏曰公羊云曷為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按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秋七月

附録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

其國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敝於韓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雪公作雹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為異

附錄左傳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祈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

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壬襄王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申三年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蒲悲反

左傳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穀梁傳稱以國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

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胡氏曰稱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内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曰丕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二心以事君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汪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欒祈犂而傳言之欒祈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胥甲

附錄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

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音現者也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孫氏曰參譏之也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

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天下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覿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家氏曰桓公之始伯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而咸服桓公之號令者實在於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占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與卞之會伯業其衰矣乎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附録左傳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

侯平戎

於王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冬楚人伐黄

左傳黄人不歸楚

貢冬楚人伐黄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

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能去逆効順所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皮寄反)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去聲)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過冠亂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楊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張氏曰中國外域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與伐黃之師也臨川

吳氏曰楚之强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於亡也汪氏曰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侈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國而遏寇亂者皆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於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

癸酉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録左傳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黄

左傳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乃旦反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作郎反之類是也出奔

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毗祭反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音現蠻荆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去聲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汪氏曰江黄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君滅不書伐而黄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黄其罪可知晉

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秋七月

附錄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戌襄王五年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三十六曹共六陳穆公

歎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二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音洛其行去聲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起是怠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斯義反中國本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

者黙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張氏曰楚既滅黄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臨川吴氏曰方狄之强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有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温況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附録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汪氏曰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子帶奔齊此謀王室為戎難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附錄左傳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

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卒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葢徐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

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杜氏曰緣陵杞邑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醎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范氏曰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陳氏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

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臨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叙著齊桓之志方勤而伯業何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叙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業何衰也不曰杞緣陵者杞未遷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繩證反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

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劉氏曰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故平其文不使伯者獨享其功為人之迷於義而乃以專封為德也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勤諸侯故畧其文以見伯者之罪於專封而又有不善焉皆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之意比緣陵於城楚丘之功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給矣暇稱賢哉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畧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家氏曰城緣陵之事葢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畧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

蜀杜氏曰書城邢以國言之者善其救患全人之國也楚丘緣陵以一邑言之者謂其專封而不與之也

永嘉呂氏曰城緣陵不如城邢楚丘不如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觀之當書曰城夷儀而乃曰城邢楚丘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葢邢遷于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杞未遷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而封諸侯非王法也楚丘之城没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為之城以遷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但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録者矣汪氏曰城杞之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滅特不待其自遷而城緣陵以遷之未如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舉而不削葢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功亦劣於楚丘也　陸氏曰公羊云曷為城杞滅也孰

滅之蓋徐莒脅之按明年楚伐徐諸侯救徐其謬可知家氏曰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城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為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廬陵李氏曰桓公三城穀梁以城邢再列三師為美齊楚丘不言衛遷為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為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似綾反穀作繒后同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内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張氏曰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何氏曰使者臣為君銜命文也）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後漢書梁鴻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父

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裝飾入門鴻不答光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光更為椎髻著布衣共入山中以耕織為業肅宗聞之求鴻不得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孫氏曰季姬上無歸鄫之文則是未嫁者此年遇防明年九月歸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何氏曰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僖公愛女而使自擇配鄫子聽其使而朝魯請之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僖公之不父鄫子之

不夫季姬之不子且不婦也臨川吳氏曰未嫁之女
而與鄫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鄫
子朝魯而請昏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如此何
以居人上乎汪氏曰鄭徐吾犯之妹美使之自擇所
配至於兄弟相殘以亂鄭國之政魯秉周禮而季姬
與鄫子道淫如此僖公正始之道亦可媿矣汪氏曰
春秋書及及者為主以季姬為主則其與鄫子遇而
使來請已可知矣　啖氏曰左氏謂季姬鄫子之夫
人公怒鄫子不朝季姬使之朝按稱季姬明魯未嫁
女也若是鄫夫人不當與鄫子遇又明年歸于鄫明
此時鄫子請娶之者言魯之處女不當與諸侯會則
文姜哀姜淫佚至甚劉氏曰若實來寧何故再書其
歸乎杞伯姬來何以不書歸乎永嘉呂氏曰范甯謂
魯女無故遠會諸侯此亦事之不然然春秋之世閭
閾不嚴男女之别亂如文姜比年出會里巷匹婦尚
或恥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

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豈其許嫁于鄫而未歸於鄫故遇之而使來請巳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田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杜氏曰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朱子曰山頂曰冢崒崔嵬也山崩川溢災異之大者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

事應去聲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李氏啖曰服虔曰沙山名鹿山足林屬山曰鹿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也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詩山冢崒崩猶以為異此異之甚也趙氏曰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凡山崩不係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劉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山不可以係國也聖人肎能獨知沙鹿崩為天下異乎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注氏曰文定於梁

山崩言為天下記異則沙鹿之崩疑亦非止一國之異矣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數犯畿内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温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桓公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肸許乙反

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汪氏曰穆公也父獻舞見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　劉氏曰臣子慢則赴不具日月春秋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鄭厲衛惠何不惡之哉穀梁之説非也

附録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

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對曰君其悔是哉

丙襄王子七年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汪氏曰杜預謂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為合禮乎廬陵李氏曰

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歲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大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畧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請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曰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

者三十有五或得邪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絶矣此兼山黄氏說也

晉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臨川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而為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左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鄭氏曰牡丘齊地輿匡近國語築五鹿中牟葢與

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注四塞諸夏之闕也

遂次于匡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善救徐也何氏曰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以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杜氏曰敖慶父之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汪氏曰郢在江之南徐在淮之北楚之伐徐必越宋陳蔡諸國之境而舉兵伐徐暴橫去聲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

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人伐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志怠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何氏曰言次者譏諸侯緩于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

書大夫帥師而諸

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外侮安中國之志怠矣汪氏曰桓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今諸侯不親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役特聊且應之而不冀其成功也　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吳氏曰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孫氏曰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患可知也陳氏曰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帥師何公子慶父弑閔者也而數世為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

從始也又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救而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以牡丘桓公為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悼公為之也汪氏曰霸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汲汲焉謀度而經營之欲之既遂則懈怠苟且而不復能有為矣由其心偽而不誠是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衰之異也孟子言以力假仁者霸又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一字得春秋誅心之法矣四年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師侵陳列序諸國則書會此不言會而言及既會而後及也非主魯之辭也與襄三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之意同不獨言大夫若曰受命其君故書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畀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孫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經書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

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又曰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曰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來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還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侯獨帥曹同伐厲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强楚之難禦而中國之

威已頓矣王氏曰此伐厲以救徐與伐楚救江無異然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之用兵猶愈於陽處父也

八月螽

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范氏曰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廬陵李氏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鄫

臨川吳氏曰鄫子請娶季姬僖公許之至是始歸也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絶非也傳云止之豈絶之哉魯人為國諱醜雕琢止之之説以求掩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畫情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

流光德溥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去聲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士考無廟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流卑范氏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范氏曰契為殷祖棄為周祖汪氏曰大夫之祖如公子展為展氏之祖公子驅為臧孫氏之祖之類張氏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不善之積蓋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積而人不加誅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夾漈鄭氏曰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范氏曰夷伯之廟過制高氏曰不曰公孫者大夫三廟宜毀而不毀故災之也　趙氏曰公穀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晦者晦朔之晦耳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過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

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子微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按褒貶當以義類豈有為天所罰反乃書字反於理甚矣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

爾原仲亦是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會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家氏曰宋襄於桓之方存已有圖伯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於此春秋所以譏也陳氏曰諸夏之相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廬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與宋人為不釋之

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産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敗必邁反

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待救也張氏曰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陳氏曰何以書楚人敗徐于婁林病齊也齊師天下之諸侯以遏寇亂所以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衆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而徐卒敗于楚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為盟主病矣高氏曰齊桓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婁林以罪之

劉氏曰徐伯益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貶其稱汪氏曰徐自莊二十六年見經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伐英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昭四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楚皆稱子獨此年與文七年伐莒並舉號內不使與中國同外不使與荊商等也　陸氏曰穀梁云夷狄相敗志也按有赴告則書無他義廬陵李氏曰徐之舉號本其始封之稱爾公羊注以為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外之無据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始見經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

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
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
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故敗是求
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
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
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
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
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
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
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
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

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教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

司馬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趙氏曰凡戰而死者書滅生禽曰獲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汪氏曰據桓十二年戰于宋傳十八年戰于甗皆書伐

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汪氏曰據蔡侯獻舞書以歸陳氏曰不曰以歸罪晉侯也是故獲外域不書外域交相獲不書必大國也若宋華元齊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將尊師衆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恥晉句侯也而言獲是處晉侯於大夫也

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汪氏曰書伐著伐者之罪書及著被伐而及戰者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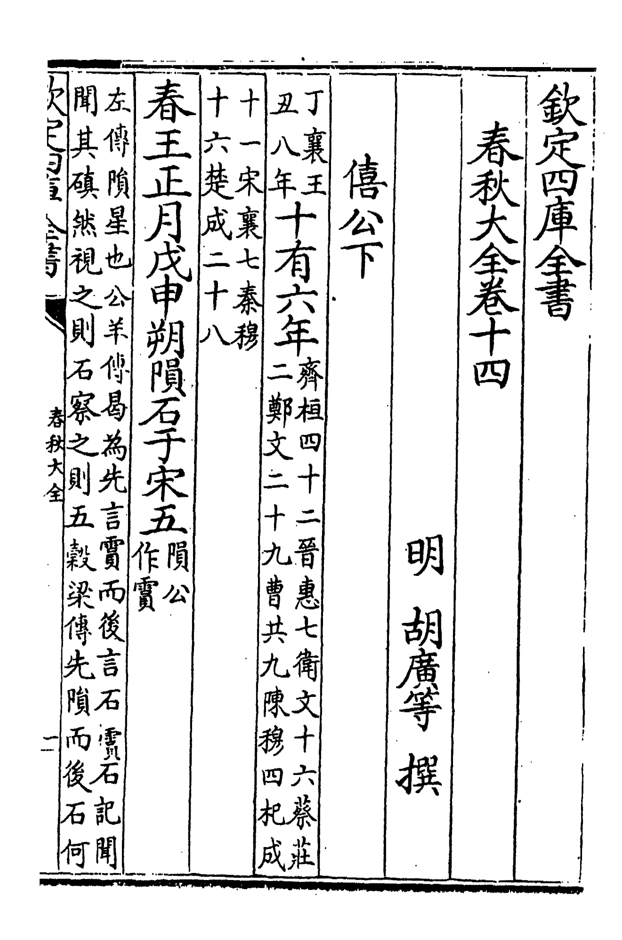
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汪氏

曰書獲者罪其不能效死禦敵甘就執辱書以歸者罪其專執國君恃强不釋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劉氏曰君將不言師師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汪氏曰如戰于大棘書宋書敗績獲宋華元戰于艾陵書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于偽反時君牛羊用人莫

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汪氏曰泰誓云元后作民父母禮記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父母之於子心之於四體尊卑輕重之分天冠地履之不可紊故春秋以君為重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益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汪氏曰隋宇文化及弑煬帝唐朱玫立襄王熅皆託以為民而濟其大逆者也廬陵李氏曰秦顓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遂見春秋備書

之其五霸迭興之會也歟 劉氏曰穀梁云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為君而見獲茍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為重耳

春秋大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僖公下

丁丑襄王八年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公作霣

左傳隕星也公羊傳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内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杜氏曰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星隕如雨見星之隕於四遠而不見其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而不見始隕之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五歷切穀作鶂過古禾切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

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程子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汪氏曰邵子云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蓋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

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音現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杜氏曰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劉氏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内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待於外也奇物祅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何以不削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己者望於人也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去聲下同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隕石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

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何氏曰後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張氏曰星隕為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以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弑雨木氷而成公季孫被執鸜鵒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耳劉氏曰公羊謂是月者僅逮是月也不日者晦也春秋不

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穀梁云石爲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番陽萬氏曰梁山沙鹿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胡爲而不月也陸氏曰穀梁云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以日月爲例故云

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不獨以民聚爲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傳其稱季友何賢也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汪氏曰因蘄栽之受伊川學也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朱子語季子賜族亦只是時君恩意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音升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莫强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仲氏弒子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春秋異而書之主人習其讀則未知己之有罪固曰賢之爾杜氏曰自是季氏世為卿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汪氏曰宋立華氏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率以為常春秋諸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

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於北宫喜析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永嘉吕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郤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　劉氏曰公穀皆云稱季友賢也非也言季友之賢不過書季子來歸足矣死何復賢之乎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本穀梁記其卒則必記其葬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

者也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共姬書卒葬杞叔姬以出不書葬鄫伯姬齊子叔姬亦出并不書卒杞伯姬歸杞四十餘年不書卒葬疑必有故鄫季姬違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人以賢而卒葬之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去聲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充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三國志魏明帝紀太和六年幼

女淑卒上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黄合葬欲自送葬陳羣諫曰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之月而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古未有此況欲親臨祖載乎上不聽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兹卒

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杜氏曰兹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附錄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

十一月乙卯

鄭殺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左傳十二月會於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曰鄫為淮夷所病淮臨淮郡左右張氏曰後漢下邳國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番陽萬氏曰許以男而先于邢曹邢以侯而後于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汪氏曰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却淮夷而不力城鄫而不果況魯之僖公在會遽以其臣滅項而止之既不能為鄰國討强家又遷怒于其君待聲姜會卞而獲釋悖君臣之分紊男女之別霸事之傎莫此為甚葢會淮之前楚伐黄滅黄而不能恤狄侵衛侵鄭而不能過簡于存杞不若存邢之功緩于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

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桓會不至而惟牡丘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或謂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稱既克淮夷在泮獻馘而春秋不紀其事葢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以此頌禱其君而願其有是功如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功安得不以伐山戎伐北戎之例而特書于經耶

戊寅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　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杜氏曰英氏楚與國張氏曰英氏皋陶後之封也為徐伐英氏桓公之興師末矣王氏曰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汪氏曰桓公舍楚不討而加兵于厲與

英氏虐區區之小國是
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附錄左傳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
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
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夏滅項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

絶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張氏曰項國子爵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内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音專取邿音詩取鄟是也陳氏岳曰凡書外事各言其國内事不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遂之類是也内事則取汶陽田取鄟取邿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未有書内事而言魯者葢言國以别内也汪氏曰晉悼公以諸侯滅偪陽楚以諸侯滅頼因會柤伐吳而繼事以滅之則皆書遂由此

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于僞反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毗志反周之意也詳見成六年張氏曰於此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罪也陳氏曰公猶在齊滅項非公

命也向也費伯帥師城郎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滅項非常也是故常事譏不及公則不書苟非常則謹書之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志之家氏曰僖公德季氏擁佑之私假之以權待之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每秉公出而肆其無忌由此年滅項有以啓之耳　啖氏曰公穀皆云齊滅之為齊桓諱也按其文義乃是魯滅豈可為齊諱而魯自取惡乎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為之諱乎劉氏曰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貶之降侯為人夫戰山戎孰與滅中國滅中國反可諱而戰山戎反不得諱乎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項為齊滅賢桓公故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皮彥反

左傳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杜氏曰卞魯國卞縣張氏曰大臣滅項而止僖公刑已頗矣又遠會婦人于魯也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臨川吳氏曰此葢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葢移于見聞之非盲于禮義之正是以好成人之美者惜焉高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趙氏曰參譏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杜氏曰耻見執故託會以告廟危氏曰桓會不致而今致

桓公德衰威信不著張氏曰公會諸侯而大臣滅人之國得罪于伯主反國不討無政刑矣故謹而致之臨川吳氏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于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耳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

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廬陵李氏曰桓公自莊九年入國十三年始霸迄僖十七年凡三十九年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霸也以古之末始有霸而齊桓實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葢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霸者之是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併於齊郕弱而偪於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名陵而荆怙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

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邢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葢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卞則家法虧葢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穀梁傳非伐喪也杜氏曰納孝公

附錄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蜀杜氏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

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杜氏曰甗齊地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

狄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

伐齊之喪奉少去聲奪長上聲下同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外國則罪諸夏矣

許之咼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而莫之能救也薛氏曰聖人與狄之救猶賢乎宋也臨川吳氏曰書師救齊于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之徒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何氏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孫氏曰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為主不與宋襄伐齊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章欲反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

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問宋師及齊師戰是宋公也何以書師既貶之何以不書人茅堂胡氏曰稱師見其用大衆也而貶在其中矣是以師為重以襄公為輕矣問宋公伐齊為納公子昭也何以不書納公子昭于齊乎曰不與納也納昭非正也公伐齊納糾亦非正則何以書書納糾所以著莊公之

罪也止書伐齊而不書納糾則莊公得復讐之義矣或書或不書其義自異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宋襄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王氏箋義曰無虧既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復與齊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喪皆不義也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戎首深罪之也永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蔽于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竪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

宋襄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以義則無虧正桓公屬公子昭於宋以為太子則桓公之罪也 劉氏曰戰於甗公羊云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鞌寗可亦曰與晉郤克之征齊乎所異於晉者何哉廬陵李氏曰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為善宋葢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為予宋罪齊之書是以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記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己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

貶宋也穀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曰孝公立而後得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朱子曰九當作糾劉氏曰會於幽為九合之始始於幽終於淮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番陽萬氏曰穀梁稱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左氏於鄄之再會曰齊始伯也是北杏之會鄄之初會皆在未伯之前則桓公既伯衣裳之會止於九合而已或者以北杏陽穀非管仲之欲或又以鄄幽再會以地而言則止於九皆未免臆度之說也而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

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強其慮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而庶孽爭國宋代其喪家子見殺國幾於忘足以見伯者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始書人左傳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茍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

後師於訾婁狄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稱兵以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救其亂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大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匡天下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而甯反諸侯

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音現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 范氏曰伐衛功近耳荒遠而憂當世其德遠也 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桓死未踰年而衛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張氏曰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背霸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臨川吳氏曰邢為周公之胤衛為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而復存今衛伐齊喪固有罪矣然為宋所驅非主兵首惡也狄既救齊而又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為之亦可傷當世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興師以伐人者皆不義也況邢小國猶不當黨非族伐同姓或者逼於狄之命而不得已也歟然其

後衛竟滅邢其怨讐未必不基於此高氏曰伐衛以邢為首者衛雖有罪而邢不當與狄連兵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外而先乎內也廬陵李氏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似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貴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左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蔡莊五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

附錄左傳春遂城而居之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黄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側畔也齊宋

之間不與音預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歸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去聲下同其專也汪氏曰如成九年鄭貳於楚晉執鄭伯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故稱晉人孫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執得其罪其罰輕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汪氏曰僖二十八晉文執衛侯歸京師為臣執君執不以其正故亦書晉人高郵孫氏曰滕固有罪矣宋襄公繼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

已之强一會虐二君以陵轢諸夏故書人以貶之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所以人宋而名滕子也薛氏曰宋襄執滕子以威求伯也臨川吴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篡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强而陵弱如此欲伯得乎葢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己之暴所以終於無成也汪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伯討與之餘皆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然此年滕子嬰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書名葢嬰齊自外於齊盟蠻氏亂而無質故名以貶之也孫氏發微謂嬰齊名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可入此例歸於京師而

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鄫子晉侯執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於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陳氏曰邾文公在焉其稱人何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此杏昌為謂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未嘗予宋以伯也蜀杜氏曰公羊宋稱人誤廬陵李氏曰宋公書爵屬辭疑於此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人宋則春秋未嘗予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葢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之有何不可

鄫子會盟于邾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臨川吴氏曰益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於邾廬陵李氏曰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鄫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於鄬鄭伯髡頑如會是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

益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杜氏曰益殺人而致祭臨川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祭神張氏曰益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鄫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鄫必自用鄫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高氏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鄫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鄫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霸業邾從宋盟安敢輒戮鄫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伯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鄫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惡之故謹而日之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汪氏曰邾子稱人貶也上言會盟于邾則非微者明矣廬陵李氏曰執鄫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

春秋何以不厳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己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據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逢迎其惡躬為戎首肆為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杜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盟於曹南口血未乾音干今復扶又反圍曹者討不服也

臨川吳氏曰宋襄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去聲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外欺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前漢書鼂錯傳景帝即位遷御史大夫錯請諸侯之過削其支郡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乃斬錯東市東都疾橫去聲議而黨錮興後漢書黨錮傳桓靈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危言深論不隱豪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枉熾結其死徙廢錮六七百人士類殲滅國隨以亡唐

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 唐書文宗始因李德裕牛僧孺以朋黨相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乃用李訓鄭注專執朝政不附者指為黨人而逐之上深惡宦官遂信訓注欲以詐謀除累世之姦至於血流禁署禍及忠良訓注誅上亦憤崩

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朱子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所失者大矣汪氏曰襄公志在近小非特不能成大功雖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盂而束手就擒於荆蠻矣

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

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張氏曰齊桓之霸屈己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内省德之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遂霸也陳氏曰此宋公圍曹也其稱人貶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修怨於曹諸夏之圍國自是始汪氏曰經書内外之加兵於曹者十有三而宋居其七焉葢自僖十五年間曹之以兵佐齊桓而伐之至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宣三年復圍之哀之三年六年樂髠向巢再伐七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君終滅其國比事攷之不貶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

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莵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伐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高氏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也○啖氏曰左傳甯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始與齊盟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杜氏曰地以齊齊亦與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内則沒公外則人

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猶外之也僖公元年敗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强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强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於楚汪氏曰十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益深罪之也薛氏曰後鄭者鄭爲之下也汪氏曰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荆蠻雖或暫從

中國而輙貳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會狄泉以往甘心南向不與中國盟會鄭亦數同數異犧牲玉帛待於二竟陳蔡則屢滅于楚而僅存鄭亦困逼於楚終春秋之世又二年復扶又反盟於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荆楚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荆楚二以惡去聲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陳氏曰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齊桓卒陳非主盟也則曷為會陳人春秋不與荆楚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

陳蔡不可以不沒公也家氏曰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畧齊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蠻荊之盟中國也陳氏曰楚欲得志于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驟驟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亦忘是懲之志偕之同歃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國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汪氏曰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故皆以微者書而深貶之會盂盟薄盟宋直書不諱又所以著其陵駕中國之暴而諸侯皆俛焉從之也幸而晉文城濮之捷得以却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竊討賊之義盟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有一

國之大夫皆貶書人魯不諱公視盟齊雖若未減然人諸國大夫乃所以人公也厥後于宋于虢晉楚稱主齊盟而于申十有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貶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也

梁亡

左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傳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杜氏曰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

惡梁張氏曰梁嬴姓伯爵栢翳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去聲下同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本微旨

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何氏曰魚爛從內發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子曰天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理之剛則自强而不息矣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音韜

慢也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消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何氏曰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其亡可立而待矣臨川吳氏曰梁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以自亡為文張氏曰梁國之

亡禍由於內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兵己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李氏曰書梁亡所以深惡梁非言秦得滅人國也汪氏曰漢帝禪末年委權閹寺國無政令玩戎黷武民勞卒敝鄧艾兵至皇子諶謂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而帝不聽率羣臣面縛以降朱子於綱目特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二十年

辛己襄王十二年 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蔡莊六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左傳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

者法門也非作也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杜氏曰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孫氏曰新延廐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禮記明堂位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疏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音見勞民為重事

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汪氏曰詩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卒章云奚斯所作朱子曰泮水燕飲樂成之詩閟宮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泮宮諸侯之學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故曰泮宮閟深閟也宮廟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

其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高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於勞民而已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書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此天子之門也魯之舊制豈可改乎王氏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庫雉二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舊故僖公因其弊而斥大之汪氏曰僖公之經並無城築土功之事則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且不免於過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歟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郜子來朝

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杜氏曰郜姬姓國張氏曰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郜城夾濟鄭氏曰郜有二桓二年取郜大鼎北郜也在今單州成武郜子來朝南郜也今單州有三郜城王氏曰郜分為南北皆附庸於宋　陸氏曰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劉氏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又公羊以郜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郜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不近人情乎廬陵李氏曰何氏特据郜大鼎之文以為春秋前宋已滅郜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郜惟此一處見他無所考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杜氏曰宮别宮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家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蒞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　陸氏曰穀梁云閔公也按謂之西宮者是僖公之西宮耳劉氏曰穀梁以僖公受國閔公繼之如君父何為不可謂之新宮以新宮近禰宮而更謂之西宮比聲諡不亦踰疏乎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於衛遽興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為已屬蓋强之陵弱如此王氏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幽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遣

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畧而人之張氏曰此記天王出居於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於邢

左傳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何氏曰狄稱人能常與中國也張氏曰書狄例以國稱而同之於齊稱人之例者昔宋伐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災恤患有合於大義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於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於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平庵項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之有足外也齊人狄人盟於邢見齊之有足外也汪氏曰伐衛盟邢春秋皆以狄稱人於齊邢之下而不殊序所以深惡

中國之衰也

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穀梁傳隨國也張氏曰楚力方强隨欲復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名兵而自屈也左傳罪其不量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論高氏曰隨自是復屬於楚至哀元年會楚子圍蔡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於上國而宋欲盟之其能屈乎廬陵李氏曰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恊以謀我故難間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聽命於

隨也八年而敗隨於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鄖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卒楚子卒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附録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壬午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二十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九杞成十六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

杜氏曰為邢故臨川吳氏曰中國無伯而狄得假名義以伐列國因宋曹衛邾伐齊喪則仗義興師以救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伐衛衛因邢之黨狄伐已而伐邢以報怨且憾邢宋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為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侵衛前之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故稱伐今之侵以衛有滅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還其本號而止稱狄汪氏曰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患之善故稱人此復侵衛惡其浸肆强暴故舉其本號也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列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杜氏曰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楚上茅堂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陳氏曰襄公欲合諸侯而執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而亟與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又曰人自為盟於惡曹見之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伯而求諸侯於楚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為主人自為盟而已矣臨川吳氏曰宋襄欲圖伯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人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邢其餘諸侯更無從之者況曹服懷貳楚人亦乘間合諸侯而其勢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許從之而魯亦從之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曾不思楚強夷也齊桓之伯如此其盛猶敗時出猾夏與齊抗衡宋襄既無齊桓之德義又無楚顔之勢力乃倚楚為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是求肉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楚君既稱人則齊宋二君亦降稱

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為大夫矣張氏曰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狂僭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列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左傳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旱時正也杜氏曰雩不獲雨故書旱高氏曰言大者久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年秋也汪氏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而為災則書旱莊二十一年冬不雨不曰旱者五穀既登則害於民者淺故不書旱耳廬陵李氏曰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雩而得雨喜雩有益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

書旱明災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為記異大旱為記災與左氏同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

楚始稱子左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始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穀梁傳以重辭也程子曰宋率諸侯為會而蠻荆執會主諸侯莫敢違故以同執書之杜氏曰盂宋地鄭氏曰盂鄭地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汪氏曰據溴梁會下執莒子邾子復出晉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

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孫氏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以諸侯共執為文所以抑强楚而存中國也陳氏曰執非伯討怛稱人齊執陳轅濤塗伐稱君執稱人晉執衛侯會稱君執稱人韓不信執宋仲幾會稱大夫執稱人此楚子執宋公曷為不再稱楚人不以荆蠻執諸夏之辭也是故執宋公不申言楚人執齊慶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夫以楚之强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音緬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音伸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史記藺相如傳秦王告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秦終不能加兵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乘繩證切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趙氏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何也譏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張氏曰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涵於虎狼之羣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

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逆亂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以罪襄公非但不識楚人譎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愎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歟

然春秋為(去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安諸夏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安諸夏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以合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輒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於楚宋為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

侯之來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也偃然以子爵而敘於諸侯之上則此會也楚實為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按前有鹿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也高氏曰楚自是稱子而序於諸侯之上於此見中國衰而蠻荆盛也汪氏曰執宋公以伐宋蠻荆爭伯也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諸侯無伯也以上公之爭同於匹夫之微俛就執辱宋襄之圖伯末矣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蓋荆楚雖強初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衰國弱欲尸盟主之權故楚顧設詐禽之而攻其國以懼中國之諸侯而取威據伯也春秋尊中

國而賤蠻荊故雖宋襄不能伯而揭宋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内外之大分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疑非楚君故昉書楚子四夷雖大皆曰子荆楚僭王而書之以子雖曰稱爵而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子爵亞於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止齋陳氏曰宋楚初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歟從宋歟

冬公伐邾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杜氏曰為邾滅須句故王氏曰大旱經時不知賑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頼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

宋也王氏箋義曰宜申鬬氏子西也不書族與與掫聘同

不曰來獻宋捷為于偽反魯諱也陳氏岳曰不曰宋捷隱之也張氏曰僖公不與盂之會楚方求駕中國以魯為諸侯之望故假宋捷以威魯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音預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爾雅壇謂之坫在堂隅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横去聲逆甚矣高氏曰中國於夷狄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

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劉氏曰楚暴犯中國欺詐宋公執而伐之威動天下既貶其君又隱其捷予宋以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陳氏曰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盂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是遂子楚也自是至椒之聘始有君大夫臨川吳氏曰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陵楚臣之見經自是始汪氏曰獻者下奉上之辭不書楚執不書楚子使宜申獻捷不與荆蠻之凌中國也執宋公以諸侯同執為文不書宋捷諱魯受捷之惡責中國諸侯之從蠻荆也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爵書戎捷楚頵獻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蠻荆之義著矣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姦先王之禮況以蠻荆暴虐中國而可

受其捷乎張氏曰盂之會諸侯以同執示貶宜申之來會以受捷諱惡或抑或揚婉而成章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楚未有大夫而書屈完則屈完為褒辭楚已有君而書楚人則楚人為貶辭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氏曰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即湯都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縣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郜鼎立

華督也事見桓公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音班也事見襄公三十年會不書所為而盟于溥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荊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荊楚挾强以懾諸侯天下將折而入楚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汪氏曰亂臣賊子弑君父蠻荊陵中國皆天下大變故會于澶淵盟于溥皆書其所為故于稷于溥不人諸侯而澶淵人諸侯之大夫者世子弑君尤天下大變去之不忍言者故尤謹之也魯既不能伸大義以抑其强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反也與歃血要於遥反言求

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荊出其事已傎都田反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張氏曰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詞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情愧理屈而歸宋公之不暇矣今僖公脅於獻捷之威於五國為會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蓋具執其釋皆制於楚而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書曰某侯某歸於某此不書名而言釋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陳氏曰楚初與盟不書公於是已書公不與楚以專釋之辭也或以為嘉我公之

救患誤矣汪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盟于溴為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埶盟于宋為宋請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予楚而憫中國之失伯也廬陵李氏曰此會與信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鄫子會盟于邾可也何必又書諸侯乎

癸未四年襄王十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惠十三衛文二十二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陳穆十杞成十七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杜氏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胡老反)與有濟(子禮反)之祀(杜氏曰太皞伏羲也任宿須句顓臾皆伏羲之後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杜氏曰須句成風家)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杜氏曰須句雖別國而削弱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畧不書)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于偽反)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本穀梁)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趙氏曰取者收奪之名也高氏曰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

我取之也張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陘之恥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陳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皆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汪氏曰文七年再書取須句而傳謂寘邾文公子焉比事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興滅繼絶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以著其善矣　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故劉氏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往伐取無他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杜氏曰怒鄭如楚故伐之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觳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臨川吳氏曰宋襄求於楚一會諸侯于盂而遭執伐之辱再盟于薄會與諸侯同致請于楚而後得釋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怒鄭而興師以伐之所以挑楚釁而取泓之敗也

附録　左傳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髪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

歸○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邢

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程子傳公戰也杜氏曰升陘魯地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冑縣音玄諸魚門杜氏曰魚門邾城門記稱邾婁力俱切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禮記檀弓注邾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恥也觀此則知春秋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汪氏曰經書內及戰者三乾時以納糾人之子而致敗此則因取妾母之家而激怨皆無義之戰故皆諱公以貶之于奚雖疆事之橈然內兵書及是亦貶耳內戰常諱敗而乾時直書敗績以與讎戰猶為彼善於此故不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

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旣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穀梁傳曰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

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杜氏曰泓水名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太史公曰襄公修仁行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展兩反使齊人有殺

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莊子胠篋篇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陳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音烏陵為廉乎孟子朱子注飾小行而妨大倫先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夫計

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去聲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蘇氏曰宋襄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蠻荆而干中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愎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貶稱人惡黨亂也王氏箋義曰楚子稱人惡蠻荆之敗中國也故微之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以千乘之宋不能勝楚之微者宋公病之矣汪氏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葢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中國諱辱耳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啖氏曰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夫文

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劉氏曰文王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摩之以仁而四方自服爾今襄公不務脩文王之業而亟大功以殘百姓徒守咫尺之信乃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甚矣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雞父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蠻荆也此說亦是但以處己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晉之汲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詳矣穀梁說亦好

附録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

知其不遂伯也

甲申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卒齊孝六晉惠十四衛文二十三蔡莊九鄭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陳穆十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忙中切穀作閔後同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

齊霸國之餘業也 見樂穀傳 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遏寇亂恤災患畏簡書之

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何氏曰襄公欲行霸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臨川吳氏曰楚與諸侯盟于齊乘間以干中夏耳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盟于齊不愆義也齊反借此為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悖理甚矣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忘納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大惠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也孫氏曰楚人敗宋於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　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六年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禁暴亂也宋與楚

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汪氏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經書伐國圍邑者四齊桓伐鄭圍新城討其棄盟從楚之罪予之也宋殤忌公子馮而遷怒伐鄭圍長葛楚顓虐中國而圖伯伐宋圍緡與此年齊孝之忘大德而脩小怨皆貶之也葢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許圍宋彭城同圍齊春秋不以為譏不能脩德而徒恃兵力則雖攻内邑之背叛如圍棘圍費圍鄆圍郈而春秋未嘗與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穀梁傳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茅堂胡氏曰宋襄公不書葬治其罪

也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廬陵李氏曰宋襄之立在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伯迄二十三年凡六年李氏曰謂春秋不與宋襄之伯則曹南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為予宋襄之伯則茲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别葢春秋忠厚之法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終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爵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喪以立威仁悖之甚致楚以謀夏義隳之大襄公非特無功而又階亂伯將何賴焉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臨川吴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

不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經傳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至於滅陳不已也張氏曰戍得臣敢於肆惡而闘穀於菟賞以貴仕春秋人之意可見矣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襄

四年陳人圍頓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附録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

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騈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覊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

如哀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　乙酉襄王十六年　齊孝七晉惠十五卒鄭文二十四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

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於曲沃
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
也○吕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
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
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
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

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

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

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附録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

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申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晉侯夷吾卒

杜氏曰魯史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今年永嘉呂氏曰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葢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附録 左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春秋大全卷十四